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

PERSPECTIVE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拉美发展模式的 多维视角

[美] 罗纳德·H. 奇尔科特
(Ronald H. Chilcote) ◎ 编

江时学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美发展模式的多维视角 / (美) 罗纳德·H. 奇尔科特编; 江时学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ISBN 978-7-5227-1932-0

I. ①拉… II. ①罗…②江… III. ①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
IV. ①F173.0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8820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隋丹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2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2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183 千字
定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中文版序	(1)
译者的话	(1)
拉美的“粉红色浪潮”	(1)
拉美的新左翼政治经济学	(19)
巴西的国家、国家体制和政治权力	(42)
巴西的新极右翼势力与右翼秩序的构建	(65)
委内瑞拉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查韦斯主义	(85)
哥伦比亚的黑人妇女与采掘主义	(103)
阿根廷大豆种植业的危害性及妇女的斗争	(123)
厄瓜多尔的“美好生活”: 一种新的发展思想	(143)
玻利维亚的土著人自治	(162)
译后记	(179)

的一次胜利。在这一背景下，博索纳罗入主高原宫，就是这一右翼新秩序的一个鲜明特征。如前所述，对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主流自由派评论家所说的博索纳罗，而是巴西所谓的精英阶层控制的、腐败的和受限制的民主制度。这一制度用欺骗社会的方法，在内部创造了一种自我毁灭的条件。

在其执政的最初几个月，如果博索纳罗想要建立任何新的政治共识，他就必须要摧毁政治上的旧共识。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攻击主流媒体、左翼势力和巴西利亚的政客。尽管他本人就是其中一分子，但博索纳罗将不得不坐下来与他们谈判，以稳固其政府。通过一个由四方（军队、福音派、土地所有者和金融机构）组成的联盟，他打算根据统治阶层、外国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利益，巩固和重塑特梅尔承诺要实施的新秩序。在还没有出台自己的政治计划的情况下，军方、企业和福音派将采用文化上保守的和经济上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议程来重塑巴西社会的政治基础。在经济方面，芝加哥神童保罗·盖德斯提出了一项参考了邻国智利总统皮诺切特政权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计划，这一计划对巴西的经济和社会无疑是一个考验。在文化上，组建一个以保守的福音派为信仰的政府内阁，标志着巴西在朝着构建这种保守的文化右翼新秩序迈出了第一步。

（原载《拉丁美洲透视》杂志2019年第4期）

委内瑞拉的资本主义危机 与查韦斯主义^{*}

费尔南多·达切夫斯基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

胡安·康布利赫特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教授

【内容提要】与出口原料的其他拉美经济体很类似，委内瑞拉的经济周期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一个部门以较高的生产率和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去开发自然资源，另一个部门则会专注于生产率较低的国内市场。后者需要从前者获得资金转移，因此两者之间本质上存在某种冲突关系。这种“二元结构”在委内瑞拉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展开的。查韦斯政府上台时，恰逢石油地租上涨。这为政府扩大社会支出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为查韦斯主义赢得了坚实的社会支持。然而，这一上涨并没有创造条件来克服非石油部门对石油地租的依赖。委内瑞拉政府直接参与地租征收的较低程度，与其货币玻利瓦尔的币值高估有关。币

^{*} 原文题为“查韦斯主义下委内瑞拉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与危机”。

值高估的幅度甚至高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繁荣时期。换言之,国家石油公司向非石油经济部门提供的大部分石油地租,与玻利瓦尔的币值高估后出口贸易成本增加有关。此外,委内瑞拉资本积累过程明显与石油地租的周期性变化息息相关,这一特征在查韦斯政府期间得以重现。石油租金的首要用途不是为工业或基础设施融资,而是高估玻利瓦尔的币值,但币值高估的主要受益者反而是外国资本。尽管币值高估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海外购买力,但也助长了美元的外逃。马杜罗政府如要继续减少国家在租金中的直接参与,那就会损害查韦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归根结底,摆脱外币短缺的有效手段就是对玻利瓦尔的贬值。当然,委内瑞拉经济问题的根源不是抽象的货币政策问题。相反,货币政策是这些问题的症状,即在查韦斯主义下,石油地租的问题只是简单地复制了查韦斯上台前委内瑞拉就已出现的某些资本主义特征。此外,外国资本为了收回其地租而从事的资本外逃,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的委内瑞拉政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基本商品的短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官方汇率和平行汇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一切是委内瑞拉 2015 年年末局势中表现最突出的问题。^①这场经济危机对工人们的政治议程构成了直接挑战。然而,要确定解决危机的方法是什么,就要确定到

^① 2013 年 3 月 5 日查韦斯总统去世。在 4 月 14 日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马杜罗当选总统,并于 4 月 19 日就职;2014 年 7 月 26 日,马杜罗当选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译者注

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国家陷入了危机。查韦斯主义的官方回应是,与其说这是一场危机,不如说这是一场经济战争,一场为了在前进过程中克服外部障碍的斗争。以这种方式描述委内瑞拉的形势,意味着我们承认在查韦斯主义的改革进程中,委内瑞拉资本积累进程的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与以下观点是相同的:查韦斯主义正在建设的“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抨击。换言之,这场危机不是委内瑞拉资本主义特征的一种周期性表现,而是对资本主义变革的一种反应。本文将在分析查韦斯主义经济表现的基础上讨论后一种观点。

我们的方法是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地租作一番详细的考察。^②与其他出口原料的拉美经济体很类似,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经济周期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一个部门以较高的生产率和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去开发自然资源,另一个部门则会专注于生产率较低的国内市场。后者需要从前者获得资金转移,因此两者之间本质上存在某种冲突关系。这种“二元结构”在委内瑞拉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展开的。自 20 世纪 70 年代委内瑞拉实施石油资源国有化以来,石油行业一直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国家在掌握了石油地租的征收和控制权后,并不急于纠正这种“二元结构”。即使国家拥有油田的经营权和石油资本,它的经济仍与石油租金的征收周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石油地租仍然是资本积累的基础,至少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一直如此。然而,目前的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石油租金的数额发生了变化,其征收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对非石油部门产

^② 石油地租 (petroleum ground rent)、石油租金 (petroleum rent),都属于地租性收入,在本文中是指委内瑞拉政府从石油开采业中通过征收 (appropriation) 的方式获得的经济收益 (石油收入)。——译者注

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①如要分析委内瑞拉的经济前景,我们必须超越为这一周期的每个阶段辩解的话语,着重研究目前征收石油租金的形式。本文将通过分析近几十年石油地租的变迁历史,研究并确定在乌戈·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在全球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质的变化。

为此,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论述委内瑞拉石油租金的性质、规模和征收方式。我们考察了过去20年来国家直接干预石油租金征收方式的变化,探讨了把本国货币玻利瓦尔币值高估作为其主要征收方式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分析查韦斯主义如何改变国家征收租金的方式,特别是在油气资源法改革启动之后发生的变化。第三部分论述玻利瓦尔币值高估问题,它被看作征收石油租金的一种主要方式。第四部分探讨查韦斯主义的前景。本文还试图证明,在查韦斯主义统治下,石油地租的增加放大了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强劲的消费增长和资本积累。尽管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这并不涉及地租征收机制的根本改变。玻利瓦尔的币值高估最终占据上风,其直接受益者是进口部门和那些将资金汇出该国的资本家(其中大部分是外国资本)。因此,尽管征收的地租持续增加,而委内瑞拉却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强大的非石油部门,无法克服石油周期带来的各种限制。^②

一、石油租金及其征收

统计石油地租的方式需要明确具体的方法。地租问题与马克思

^① 本文使用的“征收”(appropriation)一词主要是指委内瑞拉政府用各种方式从石油部门获取财政收入,并不表示如何使用这一财政收入。——译者注

^② 石油周期(petroleum cycles)主要是指石油价格以及石油产量的变化。——译者注

所说的征收形式有关,一直在引起热烈争论。这其中包括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简单垄断地租。就目前的计算而言,将地租确定为剩余价值征收的形式就足够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生产是由私人和独立的生产者进行的,生产条件的不可复制性具有财产人格化特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似乎就是土地的价值,尽管土地没有价值,因为它不是人的劳动。原则上,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由使用土地的资本家支付的。投入到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必须高于另一种无法产生租金的活动所能获得的利润。就委内瑞拉而言,一般来说,这种额外的利润来自其特殊的自然条件,这种条件使得委内瑞拉比其他国家生产石油所需的工作量要少。在一个劳动力可以被复制的工作场所,成本最低的资本往往决定着价格。平均利润率确定是根据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来确定的。就石油而言,相比之下,其价格是由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经营的资本所决定的。这使得那些在劳动生产率高于正常水平的土地上作业的人能够获得额外的利润。此外,即使是最贫穷的土地上,租金也是必须支付的。

这些不同形式的地租往往因竞争而避开了资本家的控制。与其他行业相比,更高的利润率会吸引贪婪的资本家,他们竞相在这块土地上经营,并愿意支付更高的租金。他们使用这块土地后获得的最高报酬等于他们在另一项业务中获得的利润(即平均利润)。超额利润逃脱了资本家的控制,因为它首先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土地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化身,在没有垫付任何资本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全球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其受益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却不需要进行再生产。

地租似乎直接来自资本家,但资本家用来支付租金的超额利润来自更高的价格。因此,商品的消费者直接支付了租金,而资本家则仅仅充当了中间人。在委内瑞拉,就像出口原料的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商品是供出口的,级差地租来自国外的剩余价值。只要这种

可分配的剩余价值高于平均利润水平,来自不同部门的资本家就可以为此展开竞争,不影响石油部门的再生产。换言之,其他资本家可以在损害土地所有者利益的条件下,对地租的征收进行干预,干预的具体形式则是国家调节。国家可以制定政策,为非石油部门征收石油地租。无论是在委内瑞拉还是在其他一些出口原料的国家,外国资本都可以收回这种地租。本文就是要发现查韦斯主义时期外国资本是用什么方式收回这种地租的。

石油地租往往要经历几种连续的征收方式。例如,当国家设定矿区使用时,它实际上就是在参与租金的征收。有了这些收入,政府可以补贴公司,雇用更多的政府雇员,补贴公共服务费,等等。然而,我们的计算仅限于征收石油收入的第一个行为者。为了估算地租及其征收方式,我们采用了伊尼戈·卡雷拉最初为阿根廷开发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格林伯格修改后用于巴西)。^①在本项研究工作中,我们关注的这一方法的主要贡献是,它解释了国民账户中记录的石油收入产生之前地租征收机制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如玻利瓦尔币值高估)。这一特色将这一方法与巴普蒂斯塔和人民政权石油和矿业部所使用的方法完全区别开来。^②

关于留存石油部门的收入和转移到其他经济部门的收入,我们可以发现两大细分项目:被石油部门征收的地租以及被其他部门征收的地租。前者涉及固定资本和中间资本的消耗、报酬和该部门的净收入,后者包括以下内容:(1)石油部门支付给政府的税款和矿区使用费,以及由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出资的社会开

^① Inigo Carrera, J. *La formación económica de la sociedad argentina*. Buenos Aires: Imago Mundi, 2007.

^② Asdrúbal Baptista, *Bases cuantitativas de la economía venezolana: 1830 - 2008*. Caracas: Fundación Artesanogroup, 2011. Ministerio de Poder Popular de Petróleo y Minería, "Petróleo y otros datos estadísticos." 2012. <http://www.mpetromin.gob.ve/>.

支。(2)玻利瓦尔币值的高估。将石油出口收入强制兑换为玻利瓦尔,意味着购买力从出口部门转移到购买外汇的部门(特别是进口商),因此他们可以轻易获得海外购买力的扩大。促使玻利瓦尔高于平价的定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运作方式。关于地租的计算,我们在前面提到了玻利瓦尔币值高估对石油出口有影响(目前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收入约占出口总额的70%)。此外,正如玻利瓦尔的币值高估涉及从出口部门向进口部门的转移一样,当商品必须在海外购买时,出口部门也会从币值高估中受益。(3)国内油价和国际油价之间的差异。委内瑞拉国内市场的燃油价格明显低于国际市场的参考价格。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委内瑞拉存在大量的级差地租,可以分配给非石油部门,而不需要向其收取租金。(4)玻利瓦尔币值高估对国际油价和国内油价的差距产生了影响。^①

通过对石油地租及其主要征收方式的计算,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征收方式的变化,可征收的地租金额大幅增加。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石油“开放”减少了国家在租金中的参与。^②查韦斯政府执政初期,国家在租金中的参与略有增加,当时玻利瓦尔的币值高估被明确用作征收石油租金的主要机制。为了对查韦斯主义改革过程有一个客观的分析,我们必须研究国家对地租的干预及其征收方式。

在21世纪头十年里,玻利瓦尔币值高估是政府在征收石油租金时采用的主要机制,因此这一事实很容易被解读为:在查韦斯主义统治下,国家减少了干预,转而支持市场机制。然而,这种理解还不足以解释查韦斯主义的改革进程。在查韦斯的第一个任期内,

^① 委内瑞拉国内油品市场的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油价。——译者注

^② “国家在租金中的参与”(state participation in the rent)是指国家通过征税以及征收矿区使用费等方法获得财政收入。——译者注

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旨在使国家的财政从石油地租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2002年发生的石油罢工和政变,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国家降低了对租金的管理。此外,币值高估虽然是一种不同于税收的征收机制,但与国家直接干预也并非没有关系。一方面,在初级地租的征收中,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由于委内瑞拉的货币分配制度由政府管理,因此,政府会干预租金在受益者中的分配。

二、查韦斯主义与国家在石油地租中的直接参与

关于国家财政参与石油地租以及随后的直接征收,查韦斯主义改革进程出现过两个转变:一是通过重新评估矿区使用费的方式,改变税收形式;二是国家石油公司直接扩大社会支出和投资融资。这两种形式都给查韦斯政权制造了重大冲突。查韦斯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所作所为是对20世纪90年代石油自由化作出的一种反应。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虽然自由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但是,随着1989年危机的到来,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此,这一过程影响了地租的分配方式,从而改变了国家征收的方式。在90年代期间,委内瑞拉共签署了32项经营协议和8项利润分享协议。矿区使用费收入的降幅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边际油田只有微不足道的1%。因此,在90年代期间,矿区使用费被重新定义。1996年后,允许国家更好地控制征收的参考性财政价格被取消。矿区使用费收入能使财产所有者保护自己,使资本家无法操纵与支付有关的收入记录。确实,正如门多萨·波特拉所强调的那样,在国家石油公司的国际化背景下,管理层为其子公司设定了转移价格,

允许它们逃避租金支付。^① 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国家从石油中获得的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在1980年至1989年间,石油部门为国家财政收入作出的贡献平均为70%,但到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30%。

政府财政减少在地租中的参与,远非被视为短暂的措施,也没有被视为不利于吸引外资,而是被誉为克服经济中所谓地租型政策的长期战略,这种地租型政策被视为扼杀石油行业的元凶。^② 因此,国家石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拉蒙·埃斯皮纳萨说:“追求最高租金的财政压力已经摧毁了国家石油部门”,在其他产油国,“税收制度较为灵活和有效,使政府和整个经济都受益。”^③ 其结果是,由于委内瑞拉没有可以再投资的领域,因此,在委内瑞拉经营的公司只能把利润转移到国外。

减少石油地租的税收对于开发边际油田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如果这些油田的租金高,那就无法开采。在这方面,委内瑞拉正在效仿英国和挪威,因为这两个国家取消了矿区使用费,只对现金收入征税。石油自由化的高峰期出现在1997—1998年,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石油出口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石油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到前10年的一半。然而,1998年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政策迹象。在国际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双重打击下,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和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减产,以阻止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在查韦斯担任总统后,委内瑞拉的石油政策出现了逆转,石油出口量开始下降,并且与欧佩克达成协议,

^① Carlos Mendoza Potella, *Nacionalismo Petrolero Venezolano en Cuatro Décadas*. Caracas: BCV, 2010.

^② “地租型政策”(rentier policy)是指与地租有关的政策,地租型经济体(rentier economy)、地租型国家(rentier state)都是指严重依赖地租的经济体或国家。——译者注

^③ Ramón Espinasa, “El Marco Fiscal Petrolero Venezolano: Evolución y Propuestas.” *Revista del 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 no. 3, pp. 293–342. 1999.

将超重原油纳入配额和国际储量的计算中。那一年,一场收回矿区使用费的斗争开始了,并且在查韦斯任期内愈演愈烈。1999—2001年,政府通过了涉及油气行业的两项法律,其核心是恢复矿区使用费和确保税收收入。矿区使用费不再根据项目的内部收益率来进行计算,而是把基本税率设定为30%,并根据生产率进行调整。这些措施对石油税的征收产生了重大影响。1997年,矿区使用费占石油收入的比重为32%,到2003年已上升到74%。

如何确定租金的方式发生变化后,必然会在国家石油公司的管理上引起冲突,是因为该公司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国有企业了。查韦斯把它比喻成“国中之国”的说法毫不夸张。石油政策的变化使查韦斯政府在处理地租征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除税收改革外,国家石油公司还直接承担了一部分由政府承担的支出,如为一些社会项目和国家发展基金提供资金。这些贡献的数量不断增加,已经到了超过矿区使用费的地步了。2012年,该公司的贡献高达439亿玻利瓦尔(现价),远远超过矿区使用费的收入(不到200亿玻利瓦尔),这显然是该公司对国家的一大贡献。

石油收入的增加以及政府对石油收入的直接征收,使政府能够为社会政策的重大扩张提供足够的资金。最近的研究表明,委内瑞拉的社会支出有所增加,特别是查韦斯连任后,用于每个居民的实际社会支出比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五倍。与以往任何一届政府相比,查韦斯政府的特点是,福利政策照顾的是工人阶级的过剩人口,而不是那些实力不断强化的资本。

无论如何,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委内瑞拉地租收入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政府财政占石油收入的比重在扩大。国家收入的增加为更大的社会支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这主要是由石油价格的短暂上涨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国家参与国家石油公司获得的收益比例在扩大。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国家对石油财富的征收大幅增加,

但自2008年以来,特别是自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它的购买力出现明显的下降。政府直接参与地租征收的较低程度,与玻利瓦尔货币的币值高估有关。币值高估的幅度甚至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时期。换言之,国家石油公司向非石油经济部门提供的大部分石油地租,与玻利瓦尔的币值高估后出口贸易的成本增加有关。

三、非石油部门、币值高估与国家干预

实际上,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的币值高估并非始于查韦斯政府。从有利的角度来看,这种币值高估是委内瑞拉资本积累的一个条件。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历史上,币值高估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过分析玻利瓦尔货币的长周期,巴普蒂斯塔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玻利瓦尔币值高估的情况,当时石油是委内瑞拉出口创汇的主要收入来源。^①在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币值高估被看作国内市场部门征收租金的一种有效机制。格拉认为,进口替代建立的产业需要一种币值高估的货币,以降低资本货物和原料的进口成本,因为资本货物和原料对制造业的发展与巩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②这一过程从战后便开始不断得到加强,因为从那时起,工业化开始与粮食生产分离,转向资本构成更密集的工业。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之后,委内瑞拉经济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大量企业被国有化,国家征收地租的形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委内瑞拉的非石油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走下坡路,

^① Asdrúbal Baptista, *Teoría Económica Del Capitalismo Rentístico*. Caracas: 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 2010.

^② José Guerra, "La política cambiaria en Venezuela: el debate inicial," pp. 169-223 in José Guerra and Julio Pineda, *Temas de Política Cambiaria en Venezuela*. Caracas: 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 2004.

许多企业纷纷破产。在1974年至1983年间,石油收入的增加转化为固定资本投资的扩大。在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国家进行了直接干预,为该国的电力、电话、加拉加斯地铁、钢铁、铝和石化行业的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资金。

20世纪80年代初,非石油部门经济出现了停滞,工业生产率也在下降,即使从绝对值来看也是如此。委内瑞拉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几十年来物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国家之一。在这种经济崩溃的背景下,币值高估成了争论的主题。莫莫尔和巴普蒂斯塔指出了所谓“地租型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与委内瑞拉的特点无关,但为我们解释科登提出的“荷兰病”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视角。^①

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的原因,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主题,但超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我们可以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石油地租和玻利瓦尔货币币值的高估。在经济崩溃前的几十年里,委内瑞拉的工业增长一直是由这一机制驱动的。在1989年发生危机的背景下,大幅贬值后的玻利瓦尔开始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值。在查韦斯的一个任期内,玻利瓦尔币值高估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459%)。从那时起,尽管玻利瓦尔出现连续性的名义贬值,但与平价相比,它仍然是被高估的,并已成为征收石油地租的主要机制。在2010年至2015年年底,玻利瓦尔出现了43%的名义贬值,但货币流动性增加了1100%,通货膨胀率增加了600%。这

^① 20世纪60年代,荷兰开始出口天然气。随着出口量的上升,天然气出口收入快速增长。但是,天然气带来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还有一系列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正常运转的副作用:天然气出口收入的急剧增长提高了荷兰货币(盾)的汇率,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在面对外部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工业生产的下降又导致失业率上升。这种由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增长所导致的不良后果被称为“荷兰病”。1977年11月26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又译《经济人》)最早使用这一名称。马克思·科登提出的“荷兰病”模型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译者注

些失衡的结果导致玻利瓦尔的币值被越来越高估,2015年达到了惊人的1586%。

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那些将玻利瓦尔兑换成美元的部门获得了直接的好处,其中包括从事进口贸易的部门,也包括那些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然后将利润或购买的资产转移到海外的部门。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委内瑞拉的私营部门进口了174亿美元的货物,但是,由于玻利瓦尔的币值高估,用于支付这些进口的玻利瓦尔元仅相当于19亿美元。这是一种最终使进口商受益的石油地租的转移。此外,这一转移可能存在一定的欺诈行为,亦即并非所有申报的商品都是进入委内瑞拉市场的,实际上成了资本外逃的一种机制。2013年,进口商购买力的89%是免费的石油租金。

币值高估不是不会带来有害的失衡,而是会构成一种强大的购买力转移机制,因此,这种失衡是有限度的。例如,将美元汇率定在6.30玻利瓦尔(甚至更低),就意味着向进口部门转移购买力。转移的程度如此高,以至于社会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过度的币值高估迫使政府对谁能获得更便宜的美元施加了一定的限制,这就导致平行市场上美元的价格上升(相对于官方美元而言)。^①至2015年第四季度,平行市场汇率升至880玻利瓦尔,而官方汇率保持在6.30玻利瓦尔。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按照政府设定的汇率进行操作的人才能参与租金的征收。被高估的官方汇率与平行市场汇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用石油租金补贴国外的购买力这一做法是有局限性的。

财政干预与币值高估之间的不同之处,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国家和市场征收租金的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别。而实际上,最终决

^① 平行市场就是常说的“外汇黑市”。在委内瑞拉,“外汇黑市”司空见惯。“外汇黑市”上美元的汇率与官方汇率相差很大。——译者注

定谁将从玻利瓦尔币值高估中受益的是委内瑞拉政府，因为它代表着国家资本。根据委内瑞拉国家对外贸易中心（Cencorex）的数据，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在获得外汇最多的50家公司中，有27家是外国公司，它们获得了外汇的20%。这些外国公司在2014年控制着20%的外汇，但汽车组装企业的外汇储备则大幅减少，那些与直接消费有关的公司（尤其是宝洁和嘉吉），几乎挽回它们所有的汇兑损失。这再次表明，维持委内瑞拉工业机器运转的地租已经耗尽，取而代之的是消费品的直接进口。

根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提供的1998—2014年的数据，在用石油地租支付的进口商品中，平均52%主要用于购买生产用品（中间消费品）。这说明，币值高估形成了一种支持低效的本地资本的机制。它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某种冲突关系，尽管工人阶级得益于通过社会支出和廉价进口商品来扩大他们的消费能力。国内外一些从事进口贸易的部门是通过币值高估来获取石油租金的，目的是扩大国内市场，但结果却加深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工业部门遭遇的危机。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扩张的继续，委内瑞拉如同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地租的征收是通过建立低生产率的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来实现的。由于受到补贴和关税保护，这些企业将一部分地租转移到国外。目前，一种新的租金征收形式开始应运而生，它与自由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玻利瓦尔的币值高估不仅惠及进口部门，也使外国企业在委内瑞拉受益无穷。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一方面，币值高估通过国家开支和扩大其海外购买力，使外资企业受益；另一方面，币值高估增强了外资企业将利润汇往海外的能力，并用委内瑞拉获得的玻利瓦尔收入购买海外资产。那几年，委内瑞拉的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在海外购买资产的力度有所增加，但由于受危机的影响，这一趋势已开始减缓。

四、查韦斯主义的经济局限性和前景

查韦斯政府上台时，恰逢石油地租上涨。这为政府扩大社会支出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为查韦斯主义赢得了坚实的社会支持。然而，这一上涨并没有创造条件来克服非石油部门对石油地租的依赖。委内瑞拉资本积累过程明显与石油地租的周期性变化息息相关，这一特征在查韦斯政府期间得以重现。石油租金的首要用途不是为工业或基础设施融资，而是高估玻利瓦尔的币值，但币值高估的主要受益者反而是外国资本。尽管币值高估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海外购买力，但也助长了美元的外逃，并使人们对其可持续性产生了怀疑。为此，政府不得不通过外汇分配来限制对美元的需求，这就造成了官方汇率和平行汇率之间的差价。维持本国货币的币值高估需要地租的不断增加，而增加地租已经面临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制约。鉴于全球原油产量出现过剩，短期内大幅度增加石油出口量似乎不太可能。如果委内瑞拉的地租没有出现大幅的增加，那么币值高估只能以牺牲其他机制为代价。然而，马杜罗政府如要继续减少国家在租金中的直接参与，那就会损害查韦斯主义的社会基础。用币值高估的方法来转移租金是有缺陷的，减少国家在石油部门的参与不仅无法消除这一缺陷，而且还会影响资本的再生产。事实上，从国家石油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可以看出，向非石油部门转移租金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

从2001年至2014年国家石油公司的盈利情况来看，很明显，地租的征收正在削弱公司的扩张能力，这种对公司的发展的制约迟早应该被逐步取消。近年来，公司相对于资产而言的盈利能力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相对于股本而言的盈利能力则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两者的差异清楚地表明了上述制约对该公司所造成的影响。

2013年,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对于股本而言)出现大幅的增长,从根本上来说,这归因于公司自有资本的减少。而负债水平的增加,则导致负债与资产的比率从2001年的20%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63.4%。

归根结底,摆脱外币短缺的有效手段就是对玻利瓦尔的贬值。虽然贬值有利于石油部门,并减少美元外逃的压力,但这将导致萧条的国内市场出现更大范围的动荡。委内瑞拉经济问题的根源不是抽象的货币政策问题。相反,货币政策是这些问题的症状,即在查韦斯主义下,石油地租的问题只是简单地复制了查韦斯上台前委内瑞拉就已出现的某些资本主义特征,即用征收的租金维持那些低效率的小资本,而这些小资本根本无法在全球市场上立足。此外,外国资本为了收回其地租而从事的资本外逃,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一点上,分析地租征收对非石油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就变得至关重要。在委内瑞拉,将地租转让给外国资本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务实的发展主义政策,目的是克服本国资本的局限性,但委内瑞拉的工业生产率不允许得出任何这样的结论。众所周知,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我们用美国来代表全球有竞争力的资本),而且长期停滞不前。委内瑞拉工人的人均生产量仍保持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这是该国产业资本落后的一个特征。这种低生产率表明,在通常情况下,资本无法在全球竞争中实现再生产。而币值高估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虽然进口成本降低了,但不得不使地租的征收成为再生产的一种必要条件。对截至2008年的非石油资本盈利能力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地租的征收,非石油部门的资本收益将是负值。在查韦斯执政期间,非石油产业资本的有限竞争力通过众多企业的破产和倒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从而直接为以委内瑞拉最大的国营钢铁生产公司西多尔(Sidor)

为榜样的国有化进程铺平了道路。但是,国有化非但没有扭转经济危机的颓势,反而用补贴掩盖了危机的爆发。不仅如此,政府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出系统性的大幅度亏损。国有企业的扩张和政府支持的合作社的创建并没有扭转这些状况,反而通过国家的保护,使委内瑞拉经济成为一种地租型经济。

上面描述的进程会遇到什么样的前景?石油收入的周期性特征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地租收入的不断收缩,查韦斯主义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替代方案似乎就是捍卫政府,或者听从以前的和现在的政治家,做一些改变,但这些政治家代表的是低效率的资本的利益。虽然有人提出建议,要实施激进化的替代方案,但我们在对其方案内容进行考察时发现,这一激进化的替代方案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鉴于马杜罗的政策偏差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因此,一些人呼吁,要恢复原来查韦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他们把信心寄托在合作社和从事社会生产的公司上,但没有看到这些公司和企业早已因为租金收入的捉襟见肘而无法生存。虽然合作社似乎能很好地保障就业,但它们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另一些人则倾向于采取一种对抗资本的举措,即征收租金,并要对外贸活动实施国有化,以对抗投机商和囤积者发动的所谓“经济战”。这种孤立的措施会导致租金征收的收缩和下降,但不清楚这一措施针对的究竟是谁。如果对外贸易被国有化,但无法决定谁获得这些进口商品,同时也无法决定其获取租金的方式,那么,这个问题还会再次暴露,成为国家内部的一场“争夺战”。如果租金继续下降,国家就无法继续把贸易作为租金转移的一项有效机制,因为它要么不得不提价,要么完全停止进口。不过,这一提议的一个积极方面是,它揭示了国有化的局限性。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既不是支持国有制或合作社,也不是为了实现两者的结合。问题

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如要使这一战略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全球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条件下,克服本国资产阶级和国家项目的局限性,因为本国资产阶级和国家项目用石油租金去奖励那些低效率的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

当然,这一前景看起来可能还很遥远。但是面对危机以及资本集中化不断加强的趋势,我们不应该像游离在社会核心之外的工人阶级那样对资本提出简单的否定。我们应该承认,工人自身发展提供的力量不仅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工人的需要,而且,在目前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也显得更加现实。就此而言,在查韦斯政府增加地租的时期,为捍卫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必要斗争才是真正的进步,而不仅仅是进步的表面。

(原载《拉丁美洲透视》杂志2017年第1期)

哥伦比亚的黑人妇女与采掘主义

卡斯特丽拉·埃斯特·埃尔南德斯·雷斯
哥伦比亚的非洲裔女性活动家、马萨诸塞大学
阿默斯特分校人类学博士生

【内容提要】 非洲的殖民主义崩溃后,全球殖民主义的危机使新殖民主义转向南美洲和非洲地区,并通过国际贸易、援助和投资政策,将这些置于北方发达国家组成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下,确保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继续流向发达国家。15世纪至18世纪期间,被奴役的黑人逃离了奴隶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自治领土。这些被称为“逃奴”的地方,成为逃离奴隶制的非洲人自己建立的最早的地方。自那时起,他们的后代一直居住在那里。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的黑人社区动员快速发展。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和危地马拉的黑人运动推动下,他们的集体权利和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保护,作为种族化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作为种族化资本主义的延伸,新殖民主义形式的采掘主义产生和复制了